

THE RELIGIOUS CULTURES SERIES

宗教文化丛书

王志远 主编

新约导读

蔡咏春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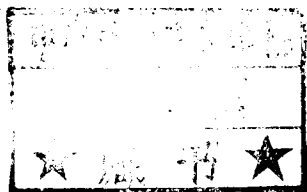
B971
G

81123

新约导读

蔡咏春 遗著

DH92/03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2·北京

宗教文化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馆
北京幽州书院哲学部
《宗教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宛耀宾 梁衡
舒乙 孟纪青
主编：王志远
副主编：戴维熊 宋立道
秦惠彬 文庸
主编助理：李百替 王煜
本书责任编辑：文庸

新约导读

蔡咏春 遗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原中国建设出版社·北京百万庄路2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华生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印张12.25字数270千字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5072-0323-9/Z·78

定价(软精装)：8.60元

基督教对西方文化
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基督教的经典值得我
国学术界加以重视，

是书约圣经导读出版

一九九一年一月匡亚明



丛书总序

宗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同一的’宗教适应着信奉它的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了它自己的内容。”（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迄今为止，仍是如此。即使在看似最无宗教传统的中国，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尺度和修养水准，以至成为意识形态的某种材料。宗教不仅是信仰者和研究者的事，而且是涉及几乎所有文化界思想界的普遍性课题。了解宗教、研究宗教已成为当代人文化修养的一部分。

从这种时代的要求出发，我们编辑了这套《宗教文化丛书》。丛书总计百种，将按三大系列介绍宗教文化，其中包括专著系列（国内学者的学术专著）、译著系列（世界著名学者的名著或新作）和普及系列（由专家为非宗教专业读者撰写的融汇最新学术成果的知识读物），希望能做到有助于推动中国宗教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助于引进世界宗教学的优秀研究成果，有助于使广大读者建立起以学术思想为基础的对宗教的认识。丛书将以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为主，同时介绍儒教、道教、萨满教、神道教以及犹太教等各种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所有编入丛书的作品，都要求有相当的学术功底，或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语言

表达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融汇贯通。既使宗教研究者可资借鉴，也使对宗教感兴趣的各界学人开卷有益。由于涉猎范围广，著述品种多，出版时间紧迫，审读人手短缺，尽管参加著译的大多是宗教学的博士、硕士或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但挂一漏万、美中不足之处总会有的，尚祈望各方家赐教，以便在再版时校正。为了提高排版质量，本丛书基本采用激光照排，由于这在中国还是新技术，也带来一些诸如缺字、跳空的新问题。尤其要说明的是，丛书所收作品的观点不一定都与主编者一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对中国文化建设能尽一家之责，这里便提供了一鸣之地。我们主张“文责自负”，以宽容的襟怀进行学术切磋。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宗教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如果从哲学或神学，正统信仰或民间信仰的某一单纯角度去理解宗教或判断宗教的兴衰，都难免会作出片面的结论。只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神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美学、民俗学、艺术及人体科学等不同角度）、立体的阐述（兼顾统治阶层信仰、知识阶层信仰和民间下层信仰的差别与联系）以及系统的论证（综合不同学科、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信仰层次、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变迁与延续，分析宗教的出发点和客观社会效果），才能揭示宗教的真实面貌和实际作用，揭示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宗教文化丛书》正是要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给人们提供各种观察了解宗教的机会。

在诸多角度中，首先是宗教创立者、传播者和信仰者自身的看法，或简称为神学的角度。这是应予尊重和重视的，是从其他角度观察的对象和研究的基础。一个人尽管不必是

宗教信仰者，但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免应具备对信仰者的了解甚至理解。这样，在许多方面都可以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也不至于由于妄加褒贬或主观歪曲而带来无知与浅薄之名。据估计，全世界现有宗教徒超过25亿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三以上。与这样多的人们交朋友，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当然，我们绝不是要求每一位作者或读者都膜拜在宗教的脚下，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每个人掩卷之余都有一番思索，得出一个独立思考后的判断。

其次应提到哲学的角度。哲学是对万事万物的概括与抽象，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理念核心，宗教概莫能外。宗教的内容可以用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等等框架加以标定，便于人们去把握其实质。但这种把握往往要求把握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较强的思维能力，无论是普通信仰者还是对宗教有一般兴趣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而哲学却实在是宗教的精神支柱，只不过距离宗教登场表演的前台还很远罢了。古往今来，有多少次前台的戏已唱得不起劲甚或停了下来，但这支柱却不会倒。宗教在学术上的不朽价值，较多地体现为其哲学对于人类思辩能力的深化与提高。不过，发人深省的也还有另一种现象：当哲学贫乏到讲不下去的时候，反倒要求助于宗教。二者常常交替出现，面目甚至是模糊的。

再次应提到文学的角度。文学是把宗教作为思想材料的“自由派”。在文学作品中，宗教既可以成为主导和灵魂（或潜在主题和最终信念），如《神曲》、《复活》、《金瓶梅》、《红楼梦》等等；也可以为讥讽取笑世相而借题发挥，如《西游记》、《十日谈》、《巨人传》等等。不了解宗教就不容易理解这两类文学作品；但如果想从这两类作品去了解宗教，前者多为理想化，后者多为世俗化，与神学或哲学的宗

教又都有一定距离。当然这也正是从文学角度体现宗教或对宗教题材进行再创作的特色。如果触目皆是说教而失去了有血有肉的形象，文学则是失败的；而宗教的根本目的也就随之落空。成功的宗教文学总会以一种活灵活现的甚至长存千古的形象来实现宗教理念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这目的其实并不曾说出来，却会在相当一部分读者内心中被自然地唤醒。

当今比较具有现代色彩的一种角度，是心理学。例如，讲“天堂”、“地狱”，会被有知识的人们斥为“迷信”、“陈腐”。但如果像池田大作在《展望21世纪》中所说的那样：“‘地狱’就是受生命原有的魔性的冲动所支配，处于痛苦最深的状态”，“‘天’是欲望得到满足，充满欢乐的状态”，是否当代人就会接受呢？据说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人汤恩比给予的高度评价是：“超过迄今西方所进行的任何心理分析。”传教者已变换为这种现代口吻，研究者将如何？对历史上的宗教现象又如何从这一角度分析？都是新课题。

还有不能忘的一点，即从政治学角度去看宗教。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古来即有“神道设教”的治国安邦之策。宗教之于政治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叫做“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基本能自觉地“巡民教化”。政治与宗教的协调互补，在历史上往往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相联系。而宗教与政治的对立乃至冲突，则标志着动乱和不安。这种现象也很值得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去重新探讨。

至于其它方面，如经济学的角度，在僧俗之间，传统的说法往往不知不觉总站在正统的立场上，维护皇权的利益，似乎此时皇权便代表全民。而实际上，宗教经济的存在——

其慈善事业对于社会经济总体的调节补充作用和心理效应，更多地表明了它之所以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宗教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与宗教经济的兴衰息息相关。

总之，从任一学科的角度都可以去研究宗教，而任一学科也仅仅揭示了宗教的一个方面。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扩大探讨宗教的视野，是一件有利于各种学科展现更全面历史的好事，也是一件有利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喜事。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对宗教的探索曾显示了她非凡的理解力和天才的创造力，为人类文化贡献过无数璀璨的瑰宝。当我们整理这份遗产时，沐浴着她的智慧之光，更感到应让她为今天和明天的文化建设献出潜在的宝藏。我想，如果意识到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而诞生的，并且不会半途便辞别人类而去；如果意识到宗教必将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自己的内容，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则将使我们对宗教的观察和了解更为客观、更为主动、更为冷静、也更为睿智。

王志远

一九八九年九月
于北京幽州书院

丁光训序

我非常高兴黄秀英女士完成她的爱人蔡咏春先生未竟之业，把《新约圣经导读》稿整理出版。

《圣经》固然是指导基督教信徒的信仰、思想和生活的权威经典，但它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个。它早已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方文化两千年来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这是我国学术界轻视不得的。如果由于对宗教保持某种偏见而对《圣经》不屑一顾，使自己闭目塞听，那是一种自我封锁，是很可悲的。

咏春和我在美国纽约同学。由于工作不同，这些年我们未往不多，但是关于他的行踪、事业、健康，我是时有所闻，经常关心的。这本书是他带病写出的。他把基督教《圣经》的《新约》部分逐卷加以介绍，对于学术界的贡献是很大的。就我个人来说，这本书对我们的友谊也是绝好的纪念。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黄秀英序

本书是在“十年浩劫”前，应吉林大学文、史、哲各系的青年教师和校外文艺界一些同志的要求，在校党委支持和鼓励下，开始编写的。“十年浩劫”，辍笔十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又重新编写。

这时，咏春已因年迈、多病，退休回家，主观上既要与病痛作斗争，客观上又得为缺乏合用的参考书产生的困难而努力。

作为伴侣，我一方面在精神上鼓励他，在生活上照顾他，另一方面在编写工作上，也始终是他的助手。选择资料、翻译材料、撰写简介、摘录经文，本想在他有生之年，将此书奉献在读者面前。

不幸的是，咏春于1983年溘然离去，我于悲痛中，遵他意愿整理遗稿。我虽自幼研读《新约圣经》，在整理过程中，仍感获益良多，相信此书一定也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自知学识浅薄，书中错误在所难免，经文的选择也必有不当之处，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本书的编写，得到吉林大学校党委及文、史、哲各系教师的支持和鼓励，我谨代表咏春向他们致以谢意。

在具体工作中：

谢雪如同志择译了《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的经文注

释；

张士充和程紫明同志检辑了全部经文，并修改了若干小标题；

最后，由韩宗尧同志对我初步整理的底稿进行了修订；刘清芬和杨周怀同志也为本书花费了许多心血。

若无他们的大力帮助，这本书恐怕是难以与读者见面的，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一九九〇年九月

黄秀英女士是蔡泳春先生的夫人，退休前为吉林大学外语系副教授。

凡 例

1. 本书是为文、史、哲的研究工作者编写的工具书。

2. 本书将《新约》的篇幅缩小到原书的约二分之一,力求保留《新约》的概貌,并偏重选录与研究文、史、哲有关的部分。经文录自国内普遍采用的“官话和合本”,对译文文字未作任何更改,只根据现代汉语书写习惯取消了人名、地名等下面的横线。

3. 本书在所录《新约》每卷经文之前,有一篇简介,概述近年来的西方学者考证的成果,希望不久的将来,我国也将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问世,届时再据以修订。

4. 为便利读者参考起见,本书对《新约》若干卷的排列次序有所更动,另将原书的目录列在本书目录之前,以资对照。

《新约全书》书目

全 称	简称	全 称	简称
马 太 福 音	太	提 摩 太 前 书	提 前
马 可 福 音	可	提 摩 太 后 书	提 后
路 加 福 音	路	提 多 书	多
约 翰 福 音	约	腓 利 门 书	门
使 徒 行 传	徒	希 伯 来 书	来
罗 马 人 书	罗	雅 各 书	雅
哥 林 多 前 书	林前	彼 得 前 书	彼 前
哥 林 多 后 书	林后	彼 得 后 书	彼 后
加 拉 太 书	加	约 翰 一 书	约 壹
以 弗 所 书	弗	约 翰 二 书	约 贰
腓 立 比 书	腓	约 翰 三 书	约 叁
歌 罗 西 书	西	犹 大 书	犹
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前	启 示 录	启
帖撒罗尼迦后书	帖后		

目 录

丛书总序

丁光训序

黄秀英序

凡 例

一 导言 (1)

二 《新约全书》小引 (3)

三 耶稣言行录 (5)

1. 前三福音说明 (5)

(1) 马可福音(最早的福音书) (6)

(2) 马太福音(最详细的福音书) (42)

(3) 路加福音(最富有诗意的福音书) (82)

2. 第四福音——约翰福音
(最富有哲理的福音书) (121)

四 最早的基督教史——使徒行传 (156)

1. 基督教运动在耶路撒冷发起 (159)

2. 基督教运动在巴勒斯坦各地展开 (169)

3. 基督教运动扩展到叙利亚 (175)

4. 基督教运动推进到亚西亚 (181)

5. 保罗到欧洲传播福音 (187)

6. 保罗由耶路撒冷前往罗马 (193)

五 保罗书信 (216)

1. 帖撒罗尼迦前书 (216)

2. 帖撒罗尼迦后书 (224)

3. 哥林多前书	(227)
4. 哥林多后书	(241)
5. 加拉太书	(253)
6. 罗马书	(261)
六 保罗狱中书信	(280)
1. 歌罗西书	(280)
2. 腓利门书	(287)
3. 腓立比书	(289)
4. 以弗所书	(295)
七 希伯来书	(304)
八 教牧书信	(315)
1. 提摩太前书	(316)
2. 提摩太后书	(319)
3. 提多书	(321)
九 公开信	(323)
1. 雅各书	(323)
2. 彼得前书	(328)
3. 约翰一书	(333)
4. 约翰二书	(333)
5. 约翰三书	(333)
6. 犹大书	(341)
7. 彼得后书	(343)
十 启示录	(346)
参考书目	(368)

一 导 言

《圣经》是由《旧约》和《新约》两部书合成的。《旧约》是犹太教的经典，但因基督教是由犹太教脱胎出来的，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是犹太教徒，所以《旧约》也是基督教最初的经典；后来基督教早期文献，如保罗书信、耶稣言行录、使徒行传……等，逐渐汇集成册，最后编成一部《新约》；早期基督教将《旧约》和《新约》合并成为自己的经典，称之为《圣经》，又称《新旧约全书》。

《圣经》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部丛书。全书共66卷，其中《旧约》39卷，《新约》27卷，各由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年代编写的，有的经卷也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由几种资料编纂而成。《圣经》中最早的成文史料，如《史官记述》，写于公元前10世纪，而若干最早的诗歌，则可上溯到公元前一千年以前。《旧约》最早的经卷成书于公元前8世纪，《新约》最晚的经卷成书于公元2世纪，前后相距约一千年。

《新约全书》不但是宗教的经典，同时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重要文献，是研究西方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它对西方文化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许多西方文学名著、艺术杰作或则采用《圣经》上的内容作为题材，或则广泛引用《圣经》上的典故或名言。但是由于它的篇幅巨大，编排次序不易查阅，又是一部西亚的经典，对我们来说，历史背景比较生疏，参考起来相当困难。

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本书采取下列编选方法：